

# 贵州



## 侗族鼓楼

【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

The Folklore Heritage of Dongzicun

侗族鼓楼的文化语境

贵州省文化厅 编著

侗族：岭表越僚之苗裔

侗族村寨：人文与自然互动的生态图景

侗族建筑：文化空间的聚合与叙事

侗族鼓楼：文化境域的诗性象征

贵州人民出版社





# 贵州



【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

The Folklore Heritage of DONGZUOJIOU

## 侗族鼓楼

侗族鼓楼的文化语境

贵州省文化厅 编著

侗族：岭表越僚之苗裔

侗族村寨：人文与自然互动的生态图景

侗族建筑：文化空间的聚合与叙事

侗族鼓楼：文化境域的诗性象征

贵州人民出版社



The Folkloric Heritage of  
**侗族鼓楼**  
**DONGZUGULOU**

本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 任 张继增 李嘉琪

委 员 侯天佑 张诗莲 卢现艺 王良范

吴定国 黎 明 肖 赤 郭挺生

孙 伟 曹维琼

主 编 李嘉琪 曹维琼(执行) 黎 明

摄 影 卢现艺

撰 文 王良范 吴定国







# 目 录

|   |                       |     |
|---|-----------------------|-----|
|   | 序 李嘉琪                 | 004 |
| 壹 | 侗族鼓楼的文化境域             | 006 |
| 贰 | 侗族：岭表越僚之苗裔            | 014 |
| 叁 | 侗族村寨：<br>人文与自然互动的生态图景 | 030 |
| 肆 | 侗族建筑：<br>文化空间的聚合与叙事   | 042 |
| 伍 | 侗族鼓楼：<br>文化境域的诗性象征    | 128 |
|   | 后记                    | 222 |





# The Folkloric Heritage of 侗族鼓楼 DONGZUGULOU

## 序

“鼓楼是一株杉树”，侗族老人如是说。

相传古代的侗家人在大杉树下围坐议事，烤火烧死了杉树，于是，侗家人仿照杉树的形象，建起了鼓楼。侗家人珍爱杉树，也珍爱鼓楼。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曾经多次到过黔东南的黎平、从江、榕江三县的侗族地区。进入侗乡，任何人都会被她那迷人景致深深地吸引。依山傍水的侗寨，古榕浓荫，干栏木楼鳞次栉比，层层叠叠紧紧地围绕着高大的鼓楼。寨子里，曲曲折折的石埂小径，一方方鱼塘，一排排禾晾，横卧于小溪之上的花桥……咚—咚—咚，鼓楼中悠悠地响起了鼓声，不知哪个寨子的人们要举寨前来拜访。于是，寨门处早已等候着迎客的队阵，侗家姑娘们唱起了拦路歌……

在这诸多美好的感受中，最使我难忘的，一是侗族的鼓楼，二是侗族的大歌。侗家人生活中不能没有歌，侗寨里也不能没有鼓楼。

记得早在1985年夏天，《贵州侗族建筑及风情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那次展览会上，侗族鼓楼的模型和图片成了整个展览的亮点。参观者莫不对精美的鼓楼建筑艺术发出惊赞，当时任外交部顾问的韩念龙先生陪同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苏联、瑞士、波兰、南斯拉夫、加纳、缅甸、朝鲜等3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联合国官员共100多人，专程前往观看了侗寨的鼓楼和花桥模型、图片。联合国机构的一位官员感叹道：“中国侗族别具一格的建筑艺术，不仅是中国建筑的瑰宝，而且也是世界建筑艺术的瑰宝！”

光阴荏苒，十多年又过去了，侗乡的鼓楼依然耸立在侗寨，其实，几十年的时间对它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侗寨中，有些鼓楼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有的鼓楼还被列为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鼓楼是侗寨的心脏，是侗家人的圣堂。侗族文化中的许多精粹，都是紧紧围绕着鼓楼而展







开的。鼓楼是侗族文化最重要的象征。侗家人说：“鱼有鱼窝，侗寨有鼓楼。”“只要有鼓楼，侗族的文化就不会消失。”

侗家人在鼓楼中的社会生活，依然保留着大量的人类古老的生活样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感性生命与理性创造的和谐，构造出侗乡特有文化图景。在21世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的今天，侗族人民依然保留着的那些古老的生活样式，也许可以为当今人们的文化建构提供一种符合人性尺度的启示。人们也完全可以从这种原生性的文化的生活样式中重新发现和领悟到些许关于人的生存的智慧。我们有责任保护侗族鼓楼，认真研究侗族文化，研究内涵极为丰富的鼓楼文化。一座座不会说话的鼓楼，其实却记录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脉络，这正是侗族文化生命力的体现。对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以鼓楼为代表的建筑的存在，就是历史。

这本册子以侗族鼓楼为叙述的主题，并由此展开侗族文化诸多方面的描述与解读。其中大量精心挑选出来的图片，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框架。这个叙述是直观的，生动的。希望读者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不妨仔细地去阅读隐藏在这些图像中的侗族文化信息，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新发现，有所收获。

文化是动态的，也是发展的。但是，在发展的同时，保护也极为重要。在今天发展速度太快、功利目的太强的境况下，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显得尤其重要。我们编著这部书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留住这些美好的图像，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为侗族文化将来的发展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图文资料。

但愿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被将来的历史证明是有意义的。如是，我们也就感到莫大的欣慰。谨以此文为序。

李嘉琪 2002年8月28日于贵阳









贵州



# 侗族鼓楼

【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

The Folklore Heritage of

侗族鼓楼的文化境域

壹





侗族有两大文化事相是值得向世人炫耀和骄傲的，一个是侗族鼓楼，一个是侗族大歌。侗族大歌优美无比，它是多声部合唱曲体，音乐人类学可以对它进行深入而详细的描述，图片只能记录下它的表演场面而无法记录下它美妙的声音。而鼓楼则是一种凝固的图像，作为一种物象化了的文化符号，照相机的镜头能够将它的全部细节和魅力收摄无遗，为图像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的空间。我们选择鼓楼作为我们的叙事主题，这当然是有文化人类学的依据。

侗寨的建筑群落格局是以鼓楼为中心，这当然不仅仅只是就物质文化层面上的一种形式直观。侗族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社会层面到文化层面都是以鼓楼为中心而展开的。在全面考察侗族文化以后，最让我们惊赞的是这个民族凭着它的智慧找到了一个物象而把自己文化中其它所有的元素都高度地统一在其中，这个物象便是鼓楼。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这种创意和想象力的。虽然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能够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史诗、音乐、舞蹈、建筑、绘画、工艺等等，但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那种把

本民族的文化元素高度和谐地、诗性地统一在一个物象上的能力。这需要一种更宏大的综合性的想象力和实现这种想象力的技术手段。

在侗族社会中，鼓楼的作用实在太多，简单概括起来有：一，鼓楼是侗寨中人们集会议事的政治中心；二，鼓楼是大家休息摆古，祭祀“祖母”神，众人进行文娱活动的场所；三，鼓楼是寨老处理民事纠纷，当众评判是非曲直，裁夺断案的地方；四，鼓楼是应付紧急情况时的指挥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鼓楼的功用又有了新的扩展。由此可见，侗族的村寨社区确是一个以鼓楼为中心的人情味十足的乡土社会。

侗族居住的范围虽然覆盖了苗岭之东、武陵之南、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作为具体的社会生活样式却是以若干族群组成的村寨社区为标志的。侗族，尤其是南侗地区的这种小型的相对分散的社区其实可以称之为“鼓楼社会”。尽管地方的行政管理早已纳入到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之中，但是在这种以鼓楼为其核心的小社会，鼓





黎平·地扪

鼓楼在社会和文化的运作中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所谓“鼓楼社会”，即是指自古以来，侗族的社会内部就有一套以“鼓楼议会”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以治理本寨的大事以及管理若干寨之间重大事件或友好往来。这种以鼓楼为社会权威的民间自治社会就叫做鼓楼社会。

以“鼓楼议会”为中心的侗族“鼓楼社会”组织有三个界面：一是围绕着鼓楼而居的若干个家庭组成的家族结构；二是若干个家族合成的村寨组织；三是一片地域内若干个村寨联合成的侗款。

在高的鼓楼四周，环绕着鳞次栉比的侗族木楼，其中居住着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的侗族家庭。这些家庭是“鼓楼社会”的最小生活单位。侗族的家庭形式为父系家长制。一个侗族家庭一般由2~10人组成。两三代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况比较普遍。家庭之上有更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家族。侗族村寨是典型的家族社会，也即是以鼓楼为分界标志的家族社会。

侗族的家族组织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小房族。同

一族人的血缘关系在五服之内，族中人皆以叔伯兄弟相称，其成员视若同胞，关系甚为亲密。侗族称这一层次的房族为“多然”。第二层次为大房族，这是由几个血缘较近的小房族组成的血缘群体。族中有自然形成的族长。侗族称大房族为“王”。大房族内部是严禁通婚的。第三个层次为“姓”，侗族称为“胜”，实际上是汉语借词。姓氏这一层次是侗族家庭组织中处于外缘的部分。这一层次在侗族社会中颇为复杂。有的姓同大房族在外缘上完全重合，而有的“姓”在侗族社会组织中是介于房族和房族之间的一种组织结构。由于它的两可性，因而“姓”不能完全成为家族社会的标志。家族社会的标志是鼓楼。

传统上，侗族往往聚族而居，有时也表现为聚姓而居。姓内有不同的大小房族，但大房族与大房族之间血缘关系已出五服之外，可以相互通婚。由于是聚族而居，故一个寨子往往是一族一姓，因此，家族组织常常与村寨组织在地缘上重合。在侗族社区中家族的外缘虽然扩展到“姓”，但是家族社会的真正边界到大房族（宗族）为止。鼓楼社



会的含义亦在于此。一个鼓楼即是一个家族活动中心的象征，亦是一个社会组织单位的标志。而一个“姓”中却可能有几个大房族。在南侗地区，如果一个村寨有数座鼓楼，则表明这个村寨有数个家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黎平县的肇兴大寨。该寨有五个鼓楼，即有五大宗族，而对外它只有一个姓。

侗族的家庭虽然以血缘家族为凝聚而忠诚于一个鼓楼，但每一个家庭自身的事务并不在鼓楼进行，这甚至是一个禁忌。虽然家庭隶属于家族，但它却没有资格享用家族的公堂。鼓楼只有在处理整个家族共有的大事时才能使用。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鼓楼的社会权威意义。

家族虽然是侗族社会的基层社会组织，并且这一层组织的整合功能是在鼓楼的权威身份下完成的，但是鼓楼的社会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在家族社会组织这一层面之上，侗族还有更高一级的民间组织，即“款”，亦叫侗款。鼓楼在这一更高的层面上起着重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侗族人虽然以村寨为域限形成一个个大聚居小分散的局面，但村寨之间并不是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社会。相反，社区之间的往来是十分频繁的。婚媾、军事、防御、物资交换、礼仪交往等等，使侗族社会在家族社会之上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传统上侗族在各村寨之间有一种叫作“合款”的社会组织形式。“合款”是侗族社会联盟组织，早期它主要是一种具有古代军事民主联盟性质的组织。

家族内部的组织原则是血缘的。血缘团体的传宗接代与相续是至为重要的事情。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侗族社会的一种时间上的延伸和扩展。而“合款”内部的组织原则是地缘的。人们共同生存的空间的完整是至为重要的问题。因此，这可看作是侗族社会的一种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展。

家族和“款”成了侗族社会最主要的经纬。侗族在社会建构上的时间和空间这两维的社会图景也就是他们的宇宙论和社会表达。

侗族的“款”组织起源于何时已难以稽考。但在宋代的文献中已有记载。从刘钦的《阳渠边防考》和朱铺的《溪

蛮丛笑》等书籍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资料。其描述侗族社会的状况是“千人团哗，百人合款，纷纷籍籍不相兼统。徒以盟约要约，终无法度相縻”。“彼此相结，歃血作誓，缓急相救，名曰门（盟）款”。这些材料透露出当时侗族社会的一些情况来了。

侗族的款组织，不像家族是以家庭、小房族、大房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而是以村寨为单位构成的社会组织。侗族的款组织由小款、中款、大款以及联合大款四个层次组成。

小款是最小的立款单位，一般由一个村寨或一个大寨加上若干邻近的小寨组成，是侗族传统的地方性民间自治的最小组织。凡参与款的地方称为“款乡”。中款由数个小组组合而成。如是一级级扩展形成大款。历史上侗族曾经有过数百个村寨联合组成的大款。

款盟没有专职的款首。各村寨的寨老即为款盟的自然领袖。在过去几百年的岁月中，款组织在侗族的社会生活中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侗款组织的社会功能大大萎缩以致逐渐消失。但是款约文化在侗乡的民间生活中仍然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鼓楼议会”的社会组织的诸多功能中，虽然“各款”的军事联盟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社会文化、法律规范（款条）的功能依然有很多保留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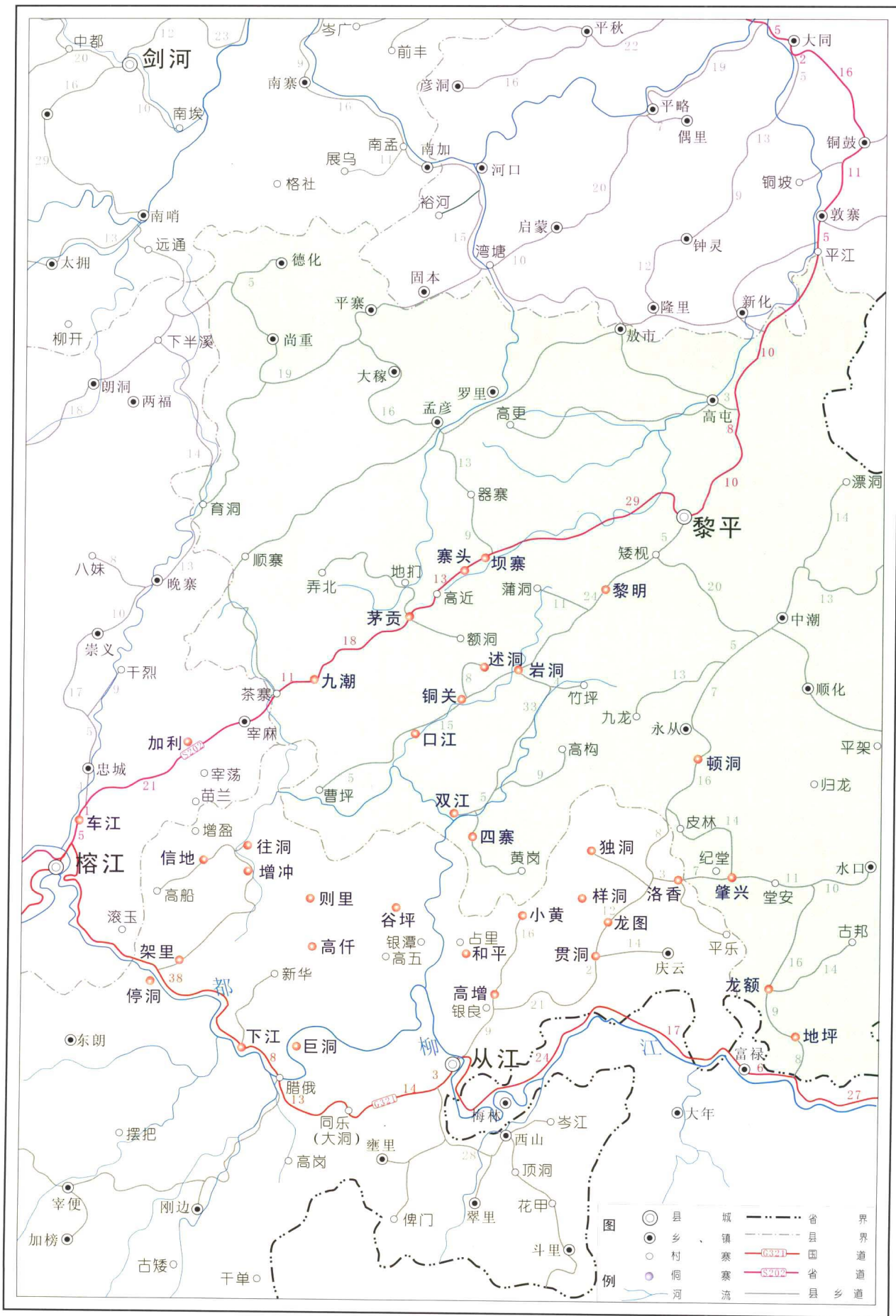
所谓“鼓楼议会”的法律规范，也就是在鼓楼议会中制定出来的一种乡规民约。侗族称“款条”，亦称“理款”、“款约”等。在古代，它是维护侗族社会制度的准绳，对保护侗寨，维护社会治安，强化道德观念，打击邪恶习气等，起到了进步的作用。

制定这些“款约”时，在寨老召集下，全寨成年男性共同参与，在鼓楼里议论、出策，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作出最终决定，形成“款约”。流传至今的侗族习惯法规主要保存在款碑上。

传统的侗乡，对违犯款约的人有多种制裁方法。轻者批评教育、游街示众、罚款、罚服劳役等；重者杖刑、放



黎平、从江、榕江三县主要侗寨鼓楼分布图







拦路歌

抬官人

逐他乡、杀头等。侗族把这些处罚条款概括为六种制裁方式，即所谓的“六面阴事”和“六面阳事”。“六阴六阳”是侗族的根本大款。“六面阴事”指凡偷牛盗马、偷金窃银、乱伐山林、抢劫杀人、勾生吃熟、掘墓偷葬等行为者，必处以死刑；“六面阳事”指不许拆散家庭；不许弄虚作假；不许偷放田水；不许小偷小摸；不许移动界石；不许勾鸡引鸽。犯者严厉处罚。还有一种说法是“六面阴（死刑），六面阳（活刑）；六面厚（重刑），六面薄（轻罚）；六面上（有理），六面下（无理）”，细则共有十二条款，十条规章。

款约的执法者为寨老、族长、款首、款丁等。其最高仲裁机构为“款会”。执法地点就在鼓楼附近的“款场”上。

近代以来，侗族的习惯法逐渐废弛。重大的违法事件交由国家法律部门处理。但日常生活中的诸多纠纷仍由乡规民约来裁夺。由于这些乡规民约的制定都是在鼓楼里面进行的，也得到大家共同首肯，因此具有合法性。这是一些写在人心上的规约，在侗族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说鼓楼议会的盟款和重大的规约在今天的侗族社会中已经消失或已被大大削弱的话，那么鼓楼议会在侗族社会中对社会交往、宗教信仰以及习俗延续等方面的文化功能却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侗族是一个极善于交往的民族。每年正月，侗乡有村寨之间集体相互往来、进行文化娱乐交流的习俗。这种习俗叫作“维耶”，也叫作“吃相思”。“维耶”之时，一个村寨的男女老幼举寨前往另一个寨子去拜访。像这样一个大型的社会交往活动，如何才能做到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指挥和协调安排，这就需要动用鼓楼议会了。一个村寨决定去友邻村寨访问，或接到友好

邻寨即将来访的信帖后如何安排，都是由寨老和“罗汉头”（青年男子的自然领袖）召集众人在鼓楼里议定。以一座鼓楼为一个接待单位，议定这种外交礼仪如何进行。内容包含有：

（一）生活方面的安排。如是集体陪客会餐还是分客到各家各户，是杀猪还是杀牛宴客等等。

（二）文化娱乐的安排。如安排各寨的戏班子何时在何地唱戏或舞狮龙，或安排本寨的男女大歌队与客寨歌队举行大歌对唱，等等。

（三）迎客和送客的安排。客人到来，需安排青年们吹芦笙、敲锣鼓、放鞭炮迎接。姑娘们要备好布匹等物拦住寨门口，与客人对唱“拦路歌”然后迎客进寨。送客时是否考虑送一头小黄牛作“尾巴”，表示明年“尾随”互访，友谊不断等等。

（四）宣布客人到来时的各种礼规。以防失礼，让客人笑话，不丢村寨的脸面等等。

与邻寨的交往的方方面面，都是在鼓楼中开会议定的。可见鼓楼议会在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由于鼓楼是一寨的中心，是侗寨中最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间，因此很多重要的习俗都同鼓楼有关。比如踩歌堂、鼓楼大歌、抬官人、游寨、跳芦笙、唱侗戏，甚至斗牛、开村民大会等民间活动，都是围绕着鼓楼而举行的。

在侗族居住的地方，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曾经有一座属于自己的鼓楼。当然那时候的鼓楼在形式上还是相当简朴的。其后，那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逐渐放弃了这种具有民族性标志的建筑。这显然有双重原因。一是汉侗文化交往互动中作为强势文化的汉文化在其涵化过程中有强制性的因素，二是涵化过程中弱势文化的人逐渐放弃了





自己的文化，以致发生同化。北侗地区的情况大致说来是这样的。在南侗地区，汉侗文化虽有大量交往，由于山深地僻，文化互动更多的是在民间交往的层面上发生，侗族仍然完整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化，不但保住了鼓楼，而且更进一步在借鉴和取用汉文化经典大屋顶楼阁亭塔等建筑的基础上发展了鼓楼的形制，将鼓楼建筑推向了一个高峰，形成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鼓楼样式。

当然，这种借鉴和发展鼓楼建筑的激情和动力仍然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可以想像在鼓楼兴盛的时代（从一些资料上看，大约是在明代至清代这一时段），侗族文化有过一次剧烈的变革、提升、整合的历史应合。以完全崭新面貌出现的鼓楼，像一面大纛引领着侗族人走进一个新的境地。新式鼓楼的产生没有放弃侗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元素，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放弃侗族心目中原始鼓楼的意象和象征，而是更加强化和完善了这些要素和文化精神。当然，其中也增添了新的历史语汇。

仔细观察，鼓楼就像一座巨大的历史丰碑，上面的每一层堆积着的符号都记录着侗族文化演绎的痕迹。

南侗地区将鼓楼建筑艺术发展到极致，这其中自然有汉侗文化交往的因素。但是，鼓楼艺术之所以在南侗地区成熟并且普遍开花结果，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地域中的侗族得地利人和的优势，民族文化没有受到根本的冲击和改变。而北侗地区则由于汉化开始甚早，过程太快，人为因素太强等等，还来不及在鼓楼上做出文章，便戛然而止。更甚者连原有古老的鼓楼也很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南侗地区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有鼓楼，这种情况直到上个世纪的上半叶仍然还是如此。鼓楼成为侗族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理想的文化构型。侗族的这种文化构型的内在驱动

到底是什么，对我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如果让我们来猜的话，那么，我们会认为也许通过鼓楼这个整合着侗族文化的全部要素的统一体，侗族向往着实现的理想的生存世界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它连接着天地，连接着自己的图腾，连接着森林、宗族、屋居、社会组织，连接着生活的秩序与变化，连接着人生礼仪、交往、习俗、人情的温暖以及梦幻般的色彩与景像。这是侗族托身于此的理想化了的生活世界的模型，是一个在古建筑的意义实现的意象的乌托邦。由于鼓楼在其形象上和文化功能上表现出极强的整合性和民族风格，因此人们理所当然地把鼓楼看作是侗族文化的最高象征。鼓楼文化遂成为侗族文化的代名词。解读侗族文化，可以将鼓楼作为入门之津梁。抓住鼓楼也就是抓住了侗族文化的关键词。通过对这一文化事相的解读，庶几可以进而深入全面地了解侗族文化的全部秘密。









贵州



# 侗族鼓楼

【图像人类学视野中的】

The Ethnic Heritage of

侗族：岭表越僚之苗裔

贰





